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集

黄伟经译

初恋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I 512.44/
123

67721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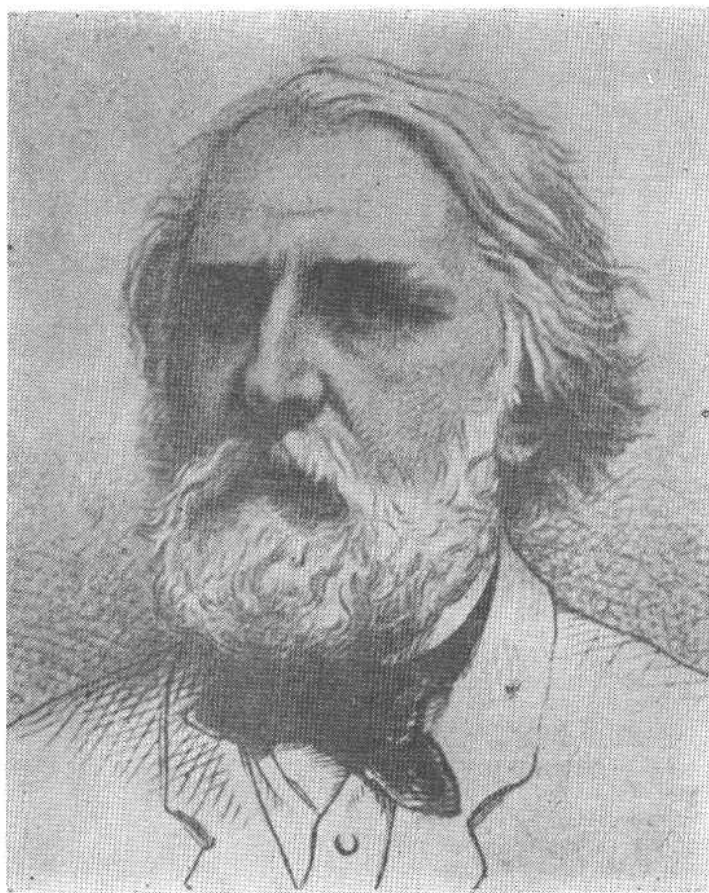
黄伟经

译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初恋



伊·谢·屠格涅夫
(1818—1883年)

爱的播种者

黄伟经

人类有没有永恒之爱？

十九世纪第一个享誉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一首散文诗里这样写道：“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加强大。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他以自己的不朽作品表明：爱应该与人类同在。人类不能没有爱；假如人类没有了爱，人类社会就将变得一片混沌，就将变得非常可怕，甚至趋于灭亡……

我以为，对人类充满爱的思想，象一根金线那样贯穿着屠格涅夫的所有作品。诚然，爱总是具体的：爱祖国，爱所有劳动者，爱绚丽的大自然，爱生活中一切真的、美的、善的东西，——这种种高尚的、积极向上的爱的思想感情，洋溢在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之中，就象永不凋谢的花朵，散发着芬芳，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吸引、感动、陶冶着万千读者。可以说，正是这个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留下众多优秀作品的屠格涅夫，既是人类永恒之爱的热情讴歌者，又是它的辛勤播种者。

屠格涅夫的爱，有明显的倾向性。他的爱，决不是某些人所谓包括“爱仇敌”在内的那种滥爱。屠格涅夫跟他的晚辈朋友、同时代的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一样，他的爱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始终站在一切被压迫、被损害、被凌辱

的弱小者和不幸者一边，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与怜悯。在屠格涅夫生活的时代，受压迫、受损害与受凌辱最为深重的，就是农奴和女性。正是他们和她们，得到屠格涅夫的厚爱。这些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的农奴和被视作男人的附属品与玩物的女人，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恢复了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作家对他（她）们的种种非人的生活 and 不幸遭际充满同情，以饱含怜爱的笔触，热情地描绘他们善良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热烈地赞美她们对纯洁、高尚的爱情，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理想的追求和向往。我认为，这也就是屠格涅夫与他同时代的好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相比要显得高出一头的地方。

反之，对当时的“社会主人”——那些自命不凡、实际上极其贪婪虚伪的贵族，对一切压迫者、罪恶制造者和寄生虫，屠格涅夫却是怀着十分憎恨、鄙视的心情，剖析他们，深刻地揭露、讽刺、鞭挞他们。但作家对他们的挞伐，并不是理性观念的图解，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细腻入微的直观的形象描写，让他们以自己的声音容貌、一言一动去展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丑恶。我以为，屠格涅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观察人情世态，他那化平淡为神奇，从琐细事物里提炼、概括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于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见典型环境的创作方法，一句话，他反映时代生活与塑造人物形象的高超的艺术技巧，乃是他的作品具有巨大魅力，能与世永垂的根本所在。

屠格涅夫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以火一般炽烈的感情，诗一般的文字，抒发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他在长篇小说《罗亭》中说的那句话：“俄罗斯可以没有我们当中任何一个，照样存在下去，可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却不可以没有俄罗斯。”和他那格言式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成了俄罗斯人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共同语言。至于屠格涅夫对大自然风光的酷爱，并以生花妙笔描绘出的一幅幅瑰奇动人的画卷，而在世界文

坛享有“风景画大师”的盛誉，更是众所周知，毋庸赘言的了。

当然，屠格涅夫作为一个向往西欧式的进步与自由的俄国贵族作家，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他的世界观的烙印和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收入本集的拙译十一个中、短篇小说，选有屠格涅夫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作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体领略到屠格涅夫小说的一般特点、风格。

屠格涅夫晚年曾受到一个无耻文人的攻击、污蔑。为此，他写了《爬虫》和《作家与评论家》两首著名散文诗，形象地痛斥了这个无耻之尤，并且说，作家的作品如果能够流传半个世纪，他就已经够满足了。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诋毁屠格涅夫的小丑早已灰飞烟灭，而屠格涅夫的作品呢，却仍然在广为传播，继续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众多的读者。

恨那应恨的，正是为了爱那应爱的，那么，爱和恨都该是不朽的。爱的播种者，将与他的作品一起不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写于番禺宾馆

目 次

爱的播种者·····	黄伟经 (1)
磨坊主妇·····	(1)
卡拉塔耶夫·····	(15)
县镇医生·····	(35)
她和她的侄儿·····	(45)
约 会·····	(59)
卡西亚·····	(70)
阿 霞·····	(92)
初 恋·····	(149)
一个不幸的女郎·····	(231)
没 落·····	(328)
活千尸·····	(368)

磨坊主妇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一起出发去“迎击”……不过，也许不是所有我的读者都知道“迎击”是怎么回事。那么，请诸位听我说吧。

春日里，日落前约莫一刻钟，您带上枪到小树林里去，没有带狗。您在靠近树林边缘处给自己找个地方，四面张望，检查发火帽，跟同伴互相以目示意。大约一刻钟光景。太阳落下了，可是树林里还明亮；天空明净、清澈；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嫩绿的青草，闪烁着绿宝石那样令人悦目的亮光……您在等待着。树林里边逐渐暗起来；晚霞鲜红色的亮光，慢慢掠过树根和树干，越升越高，从低低的、几乎还光秃秃的枝丫移到静止不动的、象在酣睡着的树梢……瞧，树梢上边已昏暗起来，绯红的天空正在转蓝。树林里的气味正在浓烈起来，微微地散发着暖烘烘的湿气；吹起的风在您身旁停息。鸟儿正在睡去——不是所有的鸟都一下子在睡——根据不同种类，最先安静下来的是鸫鸟，过一会儿是鹁鸽，在它们之后是鹪鸟。树林里越来越黑。树木融汇成黑压压的一大片；蓝空里好象羞怯怯地闪现着第一批星星。所有的鸟儿都正在睡去。只有赤尾鸫鸟和小啄木鸟还在无精打采地发出口哨似的叫声……现在，连它们也静下来了。在您的头上，又一次响起柳莺嘹亮的叫声；在某个地方，黄鹌凄婉地啼叫一阵，夜

莺发出第一声啼啭。您心里等得正不耐烦，突然间——不过，只有猎人懂得我这话的意思，——突然间在深沉的寂静中，传来一种特别不同的呱呱声和沙沙响，听到急促而有节奏的振翅声——接着，山鹑很好看地低垂着自己的长嘴，从容不迫地从黑糊糊的白桦树后面飞起来迎接您的射击。

这就是所谓“迎击”。

总之，我和叶尔莫莱一起出发去“迎击”；不过，请诸位原谅：我应该首先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叶尔莫莱。

请您自己想象一下，一个约莫四十五岁的人，高瘦身材，细长鼻子，窄脑门，一对灰色的眼睛，蓬乱的头发，含着嘲弄的笑容的嘴唇。这人无论冬夏都穿着一件德国式样的黄色土布长外衣，但是束着一条宽腰带；穿着蓝色肥大的灯笼裤，戴着一位破落地主在高兴时刻送给他的羔皮帽。腰带上系着两只袋子：一只在前边，巧妙地折成两半，一半装火药，一半装散弹；另一只在后边——用来装野鸟。至于棉絮^①呢，叶尔莫莱是从自己那顶看来取之不尽的帽子里掏出来的。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用自己卖野鸟所得的钱，给自己买只弹药袋和布袋，可是他甚至连一次也没有想过买这类东西。他继续象从前那样装弹药；他那装弹药时避免有撒落火药的危险；又不至于把散弹同火药混杂的技巧，使眼见者吃惊。他的火药枪是单筒的，装有燧石，有猛烈“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经常比左颊肿胀。要用这支火药枪命中目标——连很机灵的人也难于想象，可是他经常命中。他还有一头猎狗，绰号叫“杰克”^②，是头非常奇怪的畜生。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呢，”他断然地说，“狗是聪明的畜生，它自己可以找到食物。”也确实是的：虽然“杰克”过分的干瘦，使毫不相干的过路人看了也感到大吃一惊，可是它活着，而且活得长

^①棉絮，用于最后填住火药霰弹。

^②“杰克”，扑克牌名称，音译为，“瓦列特卡”。

久，尽管它处境困苦，却连一次也没有不见过，也从来没有表现过想离开它的主人。它在壮年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发情的母狗所吸引，出走过两天；可是，这种傻劲很快便从它身上消失了。“杰克”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它对世上的一切都有一种无法了解的冷淡……如果谈到的不是狗，那么我会用上“感到扫兴”的字眼。它坐着时，通常把短尾巴卷在身子下边，嘴脸阴郁，偶而颤抖，从来没有出现过笑容。（大家知道，狗有笑的本领，甚至还笑得很可爱。）它的样子非常难看，任何一个闲来无事的家仆，都不会放过恶毒地嘲笑它的外表的机会；可是，对所有一切嘲笑，甚至挨打，“杰克”都能够极其沉着地忍受。它使炊事人员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当它由于不只是狗的弱点而又受到馥香扑鼻的引诱，把饿极的嘴巴伸入厨房半开的门里的时候，他们立刻放下工作，带着吆喝、咒骂声去追赶它。狩猎时，它的特点是不知疲劳，嗅觉相当敏锐；但是，如果偶而追到一只被打伤的野兔，那么，它就恭恭敬敬地远远离开正在用各种听得懂和听不懂的方言咒骂着的叶尔莫莱，跑到某处凉爽地方的一棵灌木绿荫下，痛痛快快地把野兔啃得连一块小骨头也不剩。

叶尔莫莱是属于我的邻居当中一个老式地主的下人。老式地主们不喜欢“鹅鸟”，习惯吃家禽。除非在不同寻常的场合，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择吉日，老式地主的厨师们要动手把长嘴鸟类做成菜肴时，才象俄罗斯人自己不大懂得怎样做的时候那样着急起来，想到那么一些复杂的调料来配成鸟肉类，结果大多数客人都怀着好奇心和盛情细细察看着端来的鸟肉类佳肴，可是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尝尝它的味道。规定叶尔莫莱每月要送两对野鸡和山鹑^①给主人的厨房，而准许他住在哪里和干什么都可以。人们都不要他，把他看作于任何工作都不中用的人——象我们奥勒尔人所说的，“一条懒虫”。当然，也不发给他火药和霰弹，

^① 山鹑，又名沙鸡。

完全仿照着他不喂自己那条狗一样的规矩。叶尔莫莱是属于非常奇怪的一类人物：他象鸟儿那样无忧无虑，相当好说话，样子散漫而笨拙；非常爱喝酒，不常住在一个地方，走路时两脚磨磨蹭蹭，左右悠悠晃晃——他这样磨磨悠悠，一昼夜能走大约五十俄里^①。他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在沼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过夜，不止一次被囚禁在顶间^②、地窖和板棚里蹲着，失去了火药枪、狗、最必需的衣服，往往被痛打一顿——然而，过了一些时间，他仍然穿着衣服，带着火药枪和狗，回到家里。不能把他称为愉快的人，虽然他情绪上都几乎经常相当不错；总之，看样子他是个怪人。叶尔莫莱喜欢同好人聊几句，尤其是在喝过酒以后，但也聊得不多：他常常站起身，走开去。“鬼东西，你走去哪儿呀？屋外天黑了。”——“去恰普利诺^③呀。”——“你摇摇摆摆走去十俄里外的恰普利诺做什么呢？”——“去那儿的农人索弗罗恩家里过夜。”——“在这儿过夜吧。”——“不，真的不行。”接着，叶尔莫莱带着自己的“杰克”，在黑夜里走去，穿过灌木林和水沟洼地，而农人索弗罗恩大概不会让他进来自己家里，而且恐怕难免把他揍一顿：“不许你来打扰老实人。”但是，春汛时捕鱼，用手捉虾，凭嗅觉寻找野鸟，招引鹌鹑，驯养鸽子，把会唱“魔笛”和“杜鹃飞去”^④的夜莺弄到手，这些本领谁也比不上叶尔莫莱……。只有一件事他不会：训练狗；他缺乏耐心。他曾经有过一个老婆。他一个礼拜去她那里一次。她住在一间极破烂、半坍塌的小木屋里，好歹勉强强艰难度日，从来今天吃了不知道明天是否有得吃，总之忍受着苦难的命运。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和心地善良的人，对待她却残

①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②指天花板与房间之间可以放东西睡人的地方。

③村子名。

④熟悉夜莺的猎人们都知道这些名称：它们是夜莺唱的歌里最好听的“几段”。——作者原注。

暴、粗野，他在自己家里装出一副严厉、苛刻的姿态——于是，他可怜的妻子不知道用什么去讨好他，一碰见他的目光心里就打哆嗦，常常把最后一个戈比给他买酒喝；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在炉灶①上，正在酣睡的时候，她卑微地把自己的皮袄盖在他身上。我本人不止一次偶然碰见他无意中表现出来的某种阴森的凶残行为：当他扼死被打伤的鸟时，我不喜欢他脸上的表情。但是，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呆过一天以上；而在别的地方，象周围一百俄里以内人们叫他的绰号和他本人有时也这样自称那样，他又变成了“叶尔莫勒卡”②。最下等的家仆也觉得自己比这个浪荡人优越，也许正因为这样，待他都很友好，而农人们起初都象对待田野里的野兔那样，高兴地赶他和把他抓住，可是后来又放掉他，而且一问明他是个怪人之后，就不再捉弄他，甚至送给他面包和跟他交谈起来……。我把这么一个人要了来，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迎击”。

有许多俄罗斯河流，就象伏尔加河，一边岸上是山岭，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不大的河流流向非常古怪，象蛇那样蜿蜒曲折，没有半俄里是笔直的，而且在有的地方，从陡峭的山顶上可以看见约莫十俄里内的河坝、池塘、磨坊、菜园、周围的爆竹柳丛和稠密的果园。伊斯塔河里有极多的鱼，尤其是鲈鱼③（很热的时候，农人们可以在灌木丛下边的溪流里用手捉到它们）。一些小滨鹬鸟带着唧唧啾啾的叫声，沿着多石的河岸飞去；一些野鸭向池塘中央游去，小心地向周围顾盼，几只鹭鸟直立在河湾峭壁的阴影下……。我们站着“迎击”了大约一个钟头，打死了两对山鹬，想在太阳出

①俄罗斯农村的炉灶，可以烤东西和烧饭，多半可以在上面睡人，象中国北方农村的炕，但高得多。

②“小圆便帽”的意思。

③鲈鱼，身体侧扁，有黑色小点，口大，生活在小河溪中。

来以前再碰一碰我们的运气（早晨也可以去“迎击”），打算在附近一个磨坊里过夜。我们走出小树林，从山岗上走下去。河里奔流着深蓝色的波浪；由于入夜湿气增大，空气变得浓重起来。我们敲了几下门。院子里几只狗狂吠起来。“那是谁？”——传来嘶哑的、带着睡意的声音。“我们是猎人，请收留过夜。”没有回答。“我们会给钱。”——“我去向主人说说……嗤，该死的东西！嗨，还不都给我死掉！”我们听见一个雇工进屋去了；他很快回到门边。

“不行，”他说，“主人不叫收留。”——“为什么不让呢？”——“他害怕呀，你们是猎人，怕你们会把磨坊烧掉；看，你们有那么些弹药。”——“真是胡说八道！”——“前年我们的磨坊真个烧掉过：几个牲口贩子来过夜，可不是，不知怎么搞的烧了起来。”——“可是，我们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随你们的便……。”他走了，响着皮靴格得格得的声音。

叶尔莫莱骂了他种种不好听的话。“到村子里去吧，”他最后叹口气说。可是，到村里约有两俄里……。“我们在这里过夜，”我说，“就在屋外面。夜里暖和；我们给钱，要磨坊主送一些麦秆。”叶尔莫莱毫不反对地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要干什么呀？”又传来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我们向他说明，我们要求什么。他走去同主人商量，接着跟他一起回来。小门咿呀响了一下。磨坊主出来了，此人高个子，肥胖的脸，突出的后脑勺，又圆又大的肚皮。他答应我们提出来的办法。离磨坊百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四面通风的小敞棚。他们给我们把麦秆、干草送到了那里；在靠近河边的草地上，雇工放好茶炊，蹲下来，开始用竹筒子吹气……。木炭燃起来，清晰地照亮了他那年轻的脸庞。磨坊主跑去叫醒了妻子，终于亲自表示愿意让我在屋里过夜；但是，我倒比较喜欢留在露天里。磨坊主妇给我们拿来了牛奶、鸡蛋、马铃薯、面包。茶炊很快水开了，我们开始喝茶。从河面上升起水汽，没有风；周围有一些长脚秧鸡在叫；磨

坊的水轮附近，响着微弱的声音：那是水从拦河坝的水闸门栓渗出，从水轮叶片上掉下来的响声。我们生起一小堆火。当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煨马铃薯的时候，我得以打打瞌睡……。轻轻的、拘谨的絮语声把我唤醒。我抬起头：在火堆前边，磨坊主妇坐在倒放的桶背上，正在同我的猎人谈着话。我早就从她穿的衣服、动作和说话口气，知道她是家奴出身的女人——不是农家女，也不是小市民之女；但是，只有现在我才很好地看清楚她的容貌。看去她大约三十岁，消瘦、苍白的脸还保留着美丽非凡的痕迹；我特别喜欢她那对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支在膝盖上，两只手托着脸。叶尔莫莱背向我坐着，往火里添着细劈柴。

“热勒图希诺^①又有瘟疫流行，”磨坊主妇说，“伊凡神父家里的两头母牛都病倒了……愿上帝赦免吧！”

“那么，你们的猪怎么样啦？”叶尔莫莱沉默一会后问道。

“活着哩。”

“哪怕人家能送给我一头小猪仔也好。”

磨坊主妇好一会不吭声，然后叹了一口气。

“您同来的是什么人？”她问。

“从科斯托罗夫^②来的老爷。”

叶尔莫莱把一些云杉树枝丢进火里；树枝立即一起发出哗剥声，白色的浓烟直冒到他脸上。

“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

“他怕。”

“你看，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季莫费耶夫娜，请拿一小杯酒来给我喝吧！”

磨坊主妇站起来，接着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低声地唱起歌来：

①地名。

②地名。

我怎么去找情人啊，
已经踏破了所有皮靴……

阿丽娜带着一个不大的玻璃瓶和一只杯子回来。叶尔莫莱欠起身，划了个十字，一口气喝光了酒。“真好喝！”他接着说。

磨坊主妇又在木桶上坐下来。

“怎么样啊，阿丽娜·季莫费耶夫娜，大概你还是经常生病吧？”

“常有病。”

“怎么一回事呢？”

“每天夜里都咳嗽得难受。”

“老爷好象睡着了，”叶尔莫莱稍微沉默一会后低声说。“你不要去找医生，阿丽娜，找了会更坏。”

“我还没有去找过呢。”

“顺便到我那儿玩玩吧。”

阿丽娜低下头。

“到那时候，我就把自己家里那个，把我那老婆赶走，”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

“您最好还是叫醒老爷吧，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看，马铃薯煨熟了。”

“让他睡下去吧，”我的忠实的仆人冷淡地说，“他跑累了，让他好好睡。”

我在干草上开始翻来复去。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前边。

“马铃薯煨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走出来，磨坊主妇从木桶上站起身，想走开。我同她说起话来。

“你们承包这个磨坊很久了吗？”

“从三一节^①起租的，已经有一年多。”

“你丈夫是从哪里来的？”

阿丽娜没有听明白我的问话。

“你丈夫是哪里人？”叶尔莫莱提高嗓子重复说。

“别廖夫^②人。他是别廖夫的小市民。”

“你也是别廖夫人吗？”

“不，我是老爷^③的人……过去是老爷的人。”

“哪一位？”

“兹维尔科夫老爷。现在我自由了^④。”

“哪一位兹维尔科夫？”

“阿历山大·西雷奇。”

“你不是他太太的侍女吗？”

“您怎么会知道呢？——过去是。”

我怀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看了一会阿丽娜。

“我认识你的老爷，”我继续说。

“您认识？”她低声答道，接着低下头。

应当告诉读者，为什么我怀着这样的同情看了一会阿丽娜。我在彼得堡期间，偶然地认识了兹维尔科夫先生。他担任要职，被公认为是有学识、有能力的人。他的妻子，身体丰满，多情善感，爱哭，而且很厉害——是个平凡而迟钝的女人；还有个儿子，实在是个小少爷，娇养惯了，而且愚蠢。兹维尔科夫先生本人的相貌，给人的印象不很好：宽阔的、几乎四四方方的脸，一对象老鼠眼那样的小眼睛狡黠地看人，又大又尖、鼻孔又阔的鼻子凸出来；在有皱纹的前额上面，剪得短短的花白头发，象鬃毛那样竖

①三一节，是俄罗斯农村每年夏季耶稣复活节后第五十天的一个民间节日。

②俄罗斯一个城市。

③在农奴制度下，一般称老爷的都是地主贵族。

④指脱离了农奴身份。

⑤阿历山大·西雷奇是名和父名，兹维尔科夫是姓。

起来；薄嘴唇不停地颤动，露出甜蜜的微笑。兹维尔科夫先生平常站着时，叉开两条小腿，把两只胖胖的小手插入衣袋里。有一次，我正好同他一起，两个人坐一辆轿式马车到城外去。我们渐渐畅谈起来。作为一个老练、能干的人，兹维尔科夫先生开始教导我认识“真理之路”。

“请允许我给您指出，”他最后尖声说，“你们所有青年人，未加思索就判断和解释各种事情；你们对自己的祖国了解不多；先生，你们并不熟悉俄罗斯，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只读德文书。瞧，比如现在您给我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得啦，就说关于那些家仆吧……好，我不争辩，这一切都好；可是，你们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兹维尔科夫大声地擤鼻涕，又闻了一次鼻烟。）比如，请允许我给您讲一件可笑的事：这可能使您感兴趣。（兹维尔科夫先生咳了咳清嗓子。）您本来知道，我妻子是怎样一个人；看来，您同意吧，很难找到比她更好的女人了。服侍她的少女们生活得并不愉快，——生活环境倒很好，简直象天堂……可是，我妻子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用已婚的侍女。这的确不合适：生了孩子，有这个事，那个事，好啦，那时候侍女哪里能够好好地服侍太太，照料好她的生活习惯呢？她已经顾不到这些，她心里已经想不到这些。应该合乎人情来看。瞧，有一次我们坐车从我们村里经过，这事发生在那一年——让我好好告诉您，不要瞎说，——这是十五年前的事啦。我们看见村长^①有个女儿，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甚至，您知道，连举止态度也是那样恭顺听话。于是，我妻子对我说：‘科科，’您了解，她是这样称呼我的，‘让我们把这个小姑娘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科科……。’我说：‘带去吧，好得很。’不用说，村长向我们叩头感谢；这样的福气，您了解，他不可能

^①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村长，一般都由地主贵族在农奴、农人中挑选指定。